

從歐洲戰略自主的新視角論析德國 國防軍集體防衛之角色

講師 龔隆生

提 要

2015年歐洲的難民危機，在歐盟當時的戰略架構中，成員國發生了不合作的動盪，恐怖主義的威脅也不斷增加，烏克蘭危機與北約引起了交互作用，尤其是在英國脫歐之後，產生了極大的變化。2016年6月歐盟對外行動署發布了「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全球戰略」，這項戰略明示了歐洲內外部威脅的脆弱性，也確認「戰略自主」為歐盟的核心目標，重申在人權、軍事能力和反恐戰略上，採取一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2016年國防白皮書中，更界定了聯邦國防軍針對不斷改變的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等面向，持續進行調整。德國基本法規範聯邦國防軍所有軍事的行動，尤其是涉及到國土防衛以外的軍事行動，這項戰略行動如何強化其軍事防衛能力，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德國作為歐盟的主導國之一，經歷了戰敗的歷史教訓，在國際的制約之下，德國謀求「雙軌戰略」，一、繼續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二、發展歐洲獨立防衛，尤其是擔當北約的另一支柱，嘗試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推進歐洲的「戰略自主性」。尤其是在聯邦國防軍轉型過程中，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精進與提升，強化其戰略行動能力，肩負起維護歐洲安全的責任。

關鍵詞：歐盟全球戰略、戰略自主、聯邦國防軍、克制文化

前 言

綜觀21世紀，從2000年至今，歐洲大陸過得並不平靜，因為在此區域，經歷了歐債危機、國際難民危機、中國經濟崛起後的經濟威脅、烏克蘭軍事危機所引發俄羅斯的軍事擴張、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滲透以及全球COVID19疫情蔓延等的挑戰。在此區域中小規模的戰事頻仍此起彼

落，美國在維持了半世紀舊秩序的自由世界盟主，透過多邊安全合作與利益共享的策略，以維繫既有國際秩序的基礎。但是對美國新世紀大戰略而言，它已不再獨立扮演世界警察(Global Sheriff)的角色，是故，調整美國在海外戰略防務，改由區域盟國共同肩負起更大的防衛責任已成為美國新戰略方針。¹為了因應國際政經環境的劇變，在國際關係上的相互依賴程度也

¹ 陳一新，〈美國新世紀全球大戰略的構想與展望〉，《全球防衛雜誌》，第204期(2001年8月)，頁9。

相對地增高。歐洲合作是集中在往昔「共同安全和防衛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上，而一些非軍事性因素的影響，也讓許多新型安全概念應運而生，因為就世界經濟充分結合的「運作核心」(Functioning core)國家而言，仍有一些失能國家所構成的「非整合差距」(Non-integrating gap)，²產生了對區域或是一些國家安全上的威脅。

2016年6月歐盟對外行動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發布了一個議題，以「共有的願景，共同的行動：一個強大的歐洲」(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全球戰略」(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以下簡稱歐盟全球戰略，EUGS)。³在這項戰略文件中，明示了歐洲內(外)部威脅的脆弱性，也確認了「戰略自主」(Strategy Autonomy)為歐盟的核心目標，重申在人權、軍事能力和反恐戰略上，採取一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歐洲戰略自主，就整個歐洲局勢而言，東西之間的軍事對峙雖然已不存在，但不代表它

的衝突與危機就永遠不存在；「新歐洲」是一個現代化、有貢獻能力的區域整合，在政治、社會、經濟及軍事取向上，與世界有著廣泛的關係。本文在論述歐洲時，須深究歐盟(EU)的功能，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談及歐盟時，更必須深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下簡稱北約)，因為歐盟的成員國，也幾乎都是北約的成員國，在雙重身分之下，論及歐盟區域安全責任與貢獻時，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圖1)但是，歐洲要如何實現戰略自主，以因應強權地緣政治參與者，這項戰略行動以及如何強化其軍事防衛能力，仍需要與北約進行多方的協調始能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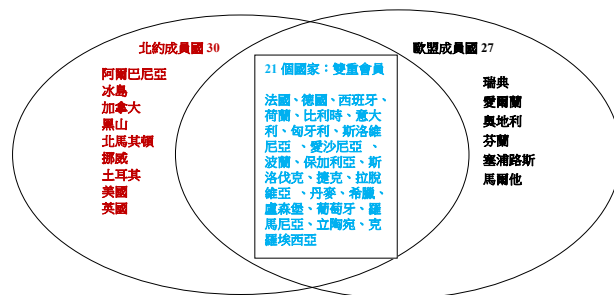


圖1 歐盟成員國與北約成員國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2 Thomas P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Esquire, 1 March, 2003. < http://www.esquire.com/features/ESQ0303-MAR_WARPRIMER>(檢索日期：2021年1月23日)。托馬斯·巴內特(Barnett)，生於1962年是美國軍事地緣戰略家和前Wikistrat首席分析師。他發展了一種地緣政治理論，將世界劃分為「功能核心」和「非整合差距」，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他為Esquire寫了一篇題為「五角大樓的新地圖」的行動，這些國家構成了功能核心。一些政治壓迫、貧困、疾病和大屠殺和衝突，這些全球化尚未滲入的區域與文明地區形成鮮明對比。

3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12 June, 2016. <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 (檢索日期：2021年9月23日)

雖然這是一個長遠目標，歐洲國家都以「整合」(Integration)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為其安全政策的主要原則。但為了避免發生衝突與磨擦，亦強化歐洲「集體防衛」(Collective Defense)的機制存在，免於單獨對抗過去強權之威脅。至後冷戰結束後，多年來德國的戰略赤字(Strategic deficit)一直在國際主要文獻中或是國際社會中被批判，儘管德國政府不遺餘力參與多邊組織、維和與救援行動，但畢竟以歐盟主導國的身分表現，在不同的立場上總是捉襟見肘，尤其是難民政策以及武裝部隊在海外軍事行動，對德國外交政策上更是備受爭議。德國於2011年5月提出「國防政策準則」(Defense Policy Guidelines, DPG)，並在2016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明確界定了聯邦國防軍針對不斷改變的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等面向，積極持續進行調整。尤其是在聯邦國防軍轉型過程後，其重點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如何強化其戰略行動能力精進與提升，肩負起維護歐洲安全的責任。

本文主要是側重於「歐盟戰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倡議下，德國在政策上要如何配合扮演這個重要的角色？尤其德國要如何從二戰後克制文化(Kultur der Zurückhaltung)⁴的考量下

來執行，無論是從政治與外交政策，甚至軍事戰略來論述，都會有不同的面向與見解。論者在分析歐盟戰略自主時，是以歐盟防衛實力為研究主體，歐盟外交與經濟為客體，以德國國防軍之次單元為例，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畢竟沒有軍事防衛實力，就難以論述自主的實力。因此，本文謹就歐洲整體防衛架構下的戰略自主意向，來論述德國國防軍轉型後與防衛決策所產生「常」勢與「變」勢的決策作為，以及「過」與「不及」戰略權衡，來探討歐洲戰略自主的新視角下，來檢視德國防衛政策的影響力與持續力。⁵

歐洲戰略自主提出背景與概念界定

「歐盟戰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一詞，是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全球戰略」(簡稱歐盟全球戰略，EUGS)的文件中，數度被提起的關鍵詞，強調此一戰略概念逐漸深入歐洲人民的意識當中，在外部與內部制約之下，歐洲國家亦能夠有相當的雄心和戰略自主的意志，來提昇歐洲區域和平與安全的堅持與能力。⁶這除了「軟」、「硬」實力加成之外，也涵蓋了國際關係中的非傳統安全層面，故在探討歐洲戰略自主的主題之

4 連玉如，《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新德國問題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22。「克制文化」(kultur der Zurückhaltung)，是德國二戰之後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特殊文化，另一種說法也是反軍國主義的文化，並優先以非軍事手段解決衝突。

5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李澤譯，《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333。

6 於下頁。

前，先將此一名詞予以概念界定，對其目標導向有一個明確的掌握。

「戰略自主」之概念並非僅限於戰場，而其背景與內涵均涉及到政、經、軍、心等多層面向。換言之，就歐洲而言，「戰略自主」概念界定為「政府間」或「超國家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要如何整合運用權力與資源，期使聯盟或成員國家獲得整體安全之保障。⁷「戰略自主」概念包含了整體外交和安全政策，除了集體防衛外，它還包括經濟優勢、金融方略、外交政策、資訊和民事衝突等多元管理，這些都是其特點。「自主」(Autonomy)是一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它既是保護，也是推展政治價值觀與利益的手段，自主也絕不是意味著要閉關自守、孤立或拒絕結盟，在歐洲區域中彼此相互合作必不可少，這包括與歐盟成員國的合作以及與其他歐洲非成員國家的合作。歐盟這個平台已經提供了穩定、持久、與交互的行動架構，這也是未來長期戰略自主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但其成員

國應該追求的是廣泛歐洲戰略自主，而不是狹隘的歐盟戰略自主。⁸

戰略分析可以說是戰略行動的開端，薄富爾(Andre Beaufre)的行動戰略概念，是衡量權力公式中兩個因素至為關鍵。⁹其戰略目標一是政治決策過程，旨在維護戰略利益和強化核心目標。二是國家意志動員公民的決心，支持政府針對國防和外交政策的決定。因此薄富爾強調國家意志是制定核心戰略，並透過實現戰略行動的成功基礎。由於「身分」是受到內在外在結構建構而成，因此溫特(Alexander Wendt)也將「身分」區分為四種身分：分別為個人或團體(personal or corporate)、類屬(type)、角色(role)及集體(collective)等四種。¹⁰基此，可以從歐洲戰略自主上看，可以劃分下列幾個面向來觀察。

(一)內部行動：

國家是一種行為體。歐盟各成員國家的身分是經由政府組織來執行，而這個行動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戰略目標，因

6 Barbara Lippert, Nicolai von Ondarza, Volker Perthes (Hg.), "Strategische Autonomie Europas: Akteure, Handlungsfelder, Zielkonflikte,"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 January, 2019. <https://www-swp-berlin-org.translate.goog/10.18449/2019S02/?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日)

7 B. h. Liddell Hart, 紐先鍾譯，《戰略論：間接路線》〈Strategy Theory: Indirect Route〉(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404。

8 Nick Witney, "Brexit, Defence, and the the EU's 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5, 2018.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brexit_defence_and_eus_quest_for_strategic_autonomy>(檢索日期：2021年2月23日)

9 Andre Beaufre, translated R. H. Barry.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 11-12.

10 翁明賢、常漢青合著，《兵棋推演—意涵、模式與操作》(台北：五南出版，2019)，頁108-110。

此，成員國的立場不一致是一個制約的因素。諸如；德、法兩國之間對戰略自主就有不同的戰略差異。再次就是歐盟小國面對大國之間關係，不論是北約成員國家或是歐盟成員國家，政策手段都源自於社會或經濟壓力所產生的差異，最後結合意識形態與國家價值來運作。

(二)外部行動：

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國家利益除了生存、獨立自主、經濟財富之外，還有「集體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集體自尊」是一種客觀利益，這些利益形式會隨著國家身分不同而有所差異。¹¹而歐洲行動戰略則是國家之間運用權力平衡去面對敵人，最差的結果就是讓不認同(unidentification)的強國保持中立，而最好的狀況則是讓強國全力支持，但這些必須透過外交政策或協商溝通來成全。直言之，歐盟戰略自主最大外部制約因素毫無疑問是來自美國，歐盟的戰略自主主要就是對美國的自主。

(三)經濟合作：歐盟早期是以「經濟整合」為主，目的是強化國家之間產生互賴關係，但這通常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效果，而且在國家經濟體質上甚難一致性，這是因為每一個國家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不同。

(四)軍事作為：歐盟現僅能利用現存的軍事實力，針對違反和平秩序的國家施加經濟制裁，勸阻、對話甚至斡旋，在極端的狀況下，才會施以部分武裝支援干預。例如德國出兵於阿富汗(Afghanistan)、馬里(Mali)擔任維和部隊以及2022年軍事武器支援烏克蘭(Ukraine)等。

從以上各層次的選項，都取決於衝突發生時的壓力與緊迫程度，部分是取決於軍事行動可能性與軍事行動內的穩定性與否，例如建構軍事與經濟力量，以及要改變公眾意見都須要較長的時間，但在有利的條件下，政治改革與軍事奏功方可以迅速達成此一目標。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2003年12月起草了一份「歐洲安全戰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SS)，建立一個原則和目標，以促進歐盟核心價值觀與安全利益。而這項安全防衛議題，是繼歐元危機之後，算是在歐洲理事會議程上一個很重要的政策。ESS能夠演進至今，應該歸於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期，由於歐洲國家對於此次軍事行動產生嚴重的分歧，造成美國與德、法兩國的外交關係產生了劣痕，也因為如此因而才催生了「歐盟安全戰略」的定位。¹²

2008年12月通過了《歐洲安全戰略

11 翁明賢、常漢青合著，《兵棋推演—意涵、模式與操作》(台北：五南出版，2019)，頁110。

12 A. Kammel,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strategie(ESS)," Grose Huttmann / Wehling, Das Europalexikon(3), Boon 2020, <https://m-bpb-de.translate.google/nachschlagen/lexika/das-europalexikon/176893/europaeische-sicherheitsstrategie-ess?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 (檢索日期：2021年3月20日)

實施報告》(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這報告歷經了5年，希望能夠進一步具體化，直到2016年6月歐盟外交官費代麗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提出了「歐盟全球戰略」(EUGS)，在當時制訂歐洲安全政策時，戰略環境已經充斥了烏克蘭衝突危機和緊張的局勢，再加上俄羅斯軍事的介入、難民危機和敘利亞的血腥內戰等，這些國際危機情況一一浮現，也凸顯了歐洲戰略自主的重要性。因此，2016年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CSDP)獲得了歐盟再次的確認，勢必提出更新的因應策略，所謂「新安全戰略方針」(New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才轉變為「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全球戰略」(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這也就是歐盟全球戰略(EUGS)的演進。EUGS旨在要求「共同願景」，「共同行動」，能夠發揮更「強大的歐

洲」。此與2013年的「歐洲安全戰略」(ESS)相比，新的EUGS在其範圍上顯得更加明確，並意識到歐盟能力的侷限性，在實施方面更加精確。¹³這些基本的價值觀都植根於國家利益、和平安全、民主繁榮、和世界秩序，逐步深化於內部與外部安全之間。從歐洲經濟單一市場實際面來看，算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優勢，無論是在邊境管制、貿易互惠、生產競爭和資訊數據保護等方面，歐盟已被國際認可為一種戰略行動，對其成員國來說，歐盟是捍衛和保持歐洲競爭力的平台。¹⁴

史學家史瓦茲(Hans-Peter Schwarz)曾指出，歐洲人民數度捲入歐洲區域之間的衝突，致使歐洲人民對於歐洲一直是抱持著負面的印象。因此，如能以整合的歐洲(Integrated Europe)來取代多國紛擾的歐洲，是歐洲人民最自然的選擇。¹⁵2016年6月歐盟修訂安全原則後，有鑑於廣泛歐洲人民所認知的存在威脅，都希望能夠建

13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EAS10, 10 August, 2018. <https://eeas.europa.eu/topics/eu-global-strategy/49323/global-strategy-european-union_en> (檢索日期：2021年3月20日)。2003年里斯本條約中，全球戰略經過多方諮詢過程，取得價值觀和利益的新平衡，前義大利外交部長費德麗·墨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也是現任歐洲聯盟委員會副主席、歐洲聯盟委員會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她提出在新的「歐盟全球戰略」(EUGS)架構下，一個強大聯盟與政府決策者之間的政治辯論與協商，能發揮更具有戰略思維、以及行動一致的願景，尤以英國脫歐(Brexit)之後。

14 EU-Außenpolitik, "Heiko Maas: EU wird nie Konzept 'Europe First' verfolgen," 31 August, 2020. <<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eu-aussenpolitik-heiko-maas-eu-wird-nie-konzept-europe-first-verfolgen/26142938.html?ticket=ST-9517085-b6AvFSFtaG7JGkljGXML-ap3>> (檢索日期：2021年8月20日) 德國外交部長海科·瑪斯(Heiko Maas)認為，面對各種外部的壓力，歐洲需要更能自主，這就是德國致力於保護對伊朗的貿易，不再受制於美國經濟制裁與軍事嚇阻的原因。

15 Hans-Peter Schwarz, "Die neue Volkerwanderung nach Europa," DVA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ünchen), 2017. S. 23-24.

立起一個獨立防衛體系。因此，在後冷戰時期之後，歐洲國家與區域聯盟之間的關係互動之下，欲建立起一項能給予歐洲人民一個具體的保障，這是歐洲人民一致的願望。據此，綜合的觀察ESS的演進與EUGS共有5個共同新的目標：¹⁶一、強化各成員國自身的安全；二、恢復歐洲東部與南部接壤國家的地區；三、對衝突與危機能夠採取積極處置方法；四、有合作與穩定的新秩序區域；五、為21世紀構建適當的全球治理結構。這五項核心目標，從ESS演進到EUGS，勢必成為歐盟應付日後國際安全與危機挑戰的重要策略。

如今面對一個多元的世界，戰略佈局已涉及到國際安全環境、國家政策與政治結構，乃至於人民社會各層面時，在面對非軍事衝突時除應有其戰略共識的設想，與盟邦彼此合作關係，同時亦需要戰略佈局的配合。¹⁷在此戰略概念下，「超國家」(Supranational)組織的「戰略自主」，並非僅基於狹隘的零和觀點為出發點，而是決策者在面臨競合時，衝突與和平的互動關係，首應具備知己知彼之能力，認清國際環境之威脅與障礙，能夠適切妥善分配並選擇運用各項資源與策略，在各領域層面上，乃至具體的事件

中，維護整體安全與生存，進而擴大國家利益與實現政策為目的，就其所能促進自身安全之穩定與和平國際環境。為了防止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重演，另一方面也為了歐洲本身的安全，歐洲國家都以整合(Europe integration)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為其安全政策的主要原則。相形之下，為了避免發生衝突與磨擦，另一方面亦強化歐洲「集體防衛」(Collective Defense)的機制存在，免於單獨對抗過去強權之威脅，促使歐洲進一步整合。

實質而言，安全維護與經濟發展原本就無法分割，一切都緊密在一起，從國際安全的角度來看，共同安全基本理念是和對手共同面對，若能放棄對抗思維，始能突顯國際區域安全對於國家安全的擴散效應，進而強調國家安全的互賴關係。歐洲戰略自主在面對新安全環境的挑戰時，要實現這一重點，歐盟和北約必須加強合作而非對立，尤以英國脫歐(Brexit)之後，更須保持與歐盟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緊密的合作，是一項有限度、定義明確的歐洲戰略自主程度，是需要歐洲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與生產能力，相互整合始能發揮相輔相成的功效，在歐洲國家內部才

16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EAS10, 10 August, 2018. <https://eeas.europa.eu/topics/eu-global-strategy/49323/global-strategy-european-union_en> (檢索日期：2021年3月20日)目前的歐盟具有政治性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列為多元與深化整合的目標之一。

17 Carsten Luther, "Muncher Sicherheitskonferenz: Emmanuel Macron auf der Wartebank," Zeit Online, 15 February, 2020. <<https://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20-02/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Emmanuel-Macron-annegret-kramprich-karrenbauer-verteidigung-russland>>(檢索日期：2021年1月23日)

有所成果展現，否則戰略自主的概念將是一個口號，也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圖2)

德國戰略自主具體措施與集體防衛的執行

歐洲區域的不穩定局勢日益加劇，這已對歐洲安全構成了威脅，在經濟、環境生態和科技因素上，都產生了新的威脅，為了要確保歐盟安全的目標，歐洲安全和防衛必須發揮更大的作用。歐盟前執委會主席克洛德·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 於2016年9月發表國情咨文，積極呼籲要建立歐洲防衛聯盟(European Defense Union, EDU)，希望能匯集所有歐盟成員國的防衛能力，將歐洲軍火工業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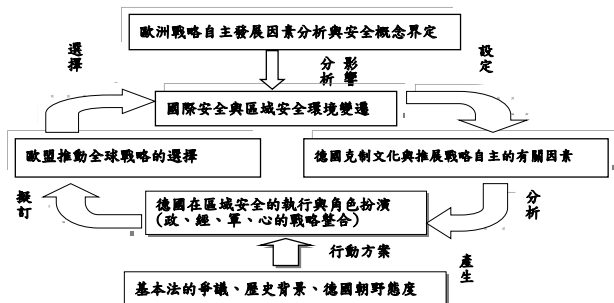


圖2 戰略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參見翁明賢，常漢青主編，《兵棋推演——意涵、模式與操作》(台北：五南出版，2019年)，頁120。餘本研究作者自行整理。

為歐洲防衛重大的基礎。¹⁸為了加強這一點，成為歐洲防衛計劃的一部分，因此才建立起歐洲防衛基金(EDF)的機制，旨在推動研究和創新。

「戰略自主」明確了ESS的目標，相形之下也確立實現EUGS的基本目標，此倡議目標在布魯塞爾協定(Brussels Agreement)當中採取積極的行動，以實踐該項戰略，因此在歐洲理事會提出了三大支持的方案：¹⁹

一、歐盟對外行動署(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制定的歐盟《安全與國防實施方案》(Security and Defense Implementation Plan)的新目標，為了自身的安全和防衛，使其能夠承擔更多責任；²⁰

二、歐盟執委會「歐洲防衛行動計劃」(European Defense Action Plan)致力於協助成員國和國防工業的新發展及防衛能力；

三、2016年7月於華沙舉行的北約高峰會，在落實歐盟與北約的聯合目標。

基於以上的方案，乃在針對歐盟整體防衛功能的強化，因此在戰略自主作為上，確定以下幾項決策相互關係(圖

18 Karsten Lepper, "PESCO und EDF - Mehr vom Selben?," BDI, 19 April, 2018. <https://bdi-eu.translate.google/artikel/news/pesco-und-edf-mehr-vom-selben/?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 (檢索日期：2021年4月19)

19 Europea.eu,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Europea.eu, 7 October, 2020,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institutions-bodies/eeas_en>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20 Europea.eu, "Umsetzungsplan für Sicherheit und Verteidigung - Factsheet," Europea.eu, 6 March, 2018,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40840/umsetzungsplan-für-sicherheit-und-verteidigung-factsheet_de>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3)：1.建立「歐洲防衛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 EDF)，²¹主要是用於資助軍事技術研發階段，另一項是資助軍事研發開發階段；2.建立「協調防衛年度審查」(Coordinated Annual Review on Defence, CARD)，該機制是在2017年5月成立，隸屬於歐洲防衛署(European Defence Agency, EDA)負責管制，並針對歐盟各成員國的年度防衛計畫進行審查的功能，並審視各成員國相互間合作的效益與功用，避免重複建設造成資源浪費；3.是「永久結構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²²這是歐盟防衛合作的核心，該機制已於2017年12月展開。歐盟理事會通過三大主軸，47個防衛合作項目，其中都包括陸、海、空、天、網路等各軍事領域，其中除了丹麥、馬爾他兩國外，25個歐盟成員國都至少參與一項PESCO的項目執行。

2017年6月啟動歐洲防衛基金乃是針對CSDP的發展，這項措施加強了歐盟安全和防衛。從長遠目標來看，更多的合作能引導更有效的聯合行動，更能強化歐盟成員國防衛的能力，共同掌握戰略防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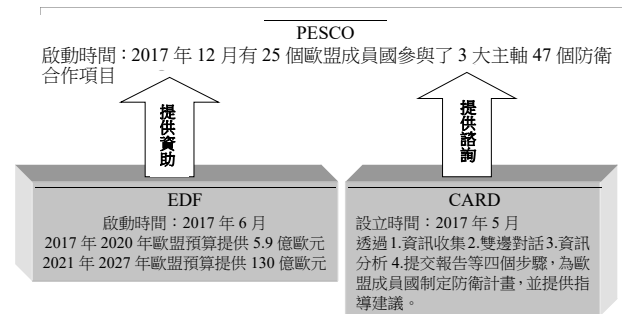


圖3 EDF、CARD、和PESCO及其相互關係

資料來源：Krasimir Karakachanov, "The links between CARD, PESCO and EDF must be clearly defined," Political View, 11 Dezember, 2017. <https://eda-europa-eu.translate.google/webzine/issue15/political-view/the-links-between-card-pesco-and-edf-must-be-clearly-defined?_x_tr_sl=en&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1年4月19日)。筆者研究自行繪製

重要性。從另一層面來看，加強歐洲防衛也是2017年德、法兩國防衛與安全理事會議程上一個重要項目，德國和法國都致力於推動歐洲外交和安全政策，並確保歐盟在安全和防衛工作上能順利推展；EDF是歐洲防衛上一個重要的支柱，²³因此EDF和PESCO都具有推進歐盟成員國合作的潛力。但是要使這兩種機制有所功效，所有歐盟各成員國以及歐盟執委會、歐洲

21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Factsheet European Defence Fund.主要是用於資助軍事的技術研發階段，另一項是資助軍事研發的開發階段。

22 Aktuelles Europäisches Parlament, "PESCO: Mitgliedstaaten unterzeichnen Plan für eine engere Verteidigungszusammenarbeit, 12 November, 2017,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de/headlines/security/20171208STO89939/pesco-mitgliedstaaten-unterzeichnen-eine-engere-verteidigungszusammenarbeit>>(檢索日期：2021年5月20日)

23 Karsten Lepper, "PESCO und EDF - Mehr vom Selben?," BDI, 19 April, 2018. <https://bdi-eu.translate.google/artikel/news/pesco-und-edf-mehr-vom-selben/?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1年4月19日)

議會、歐洲防衛署 (EDA) 等相關機構，相互之間都要能夠保持密切的協調至為重要。

歐盟戰略自主的議題，已經被歐洲理事會列為2019-2024年列為優先執行事項。但就目前而言，歐洲防衛合作與發展仍舊存在四大不足之處：²⁴一、歐盟成員國缺乏共同的安全戰略，因此在軍事作為上沒有明確的需求目標，而須由歐洲防衛署(EDA)提出的「能力發展計劃」(Capacity Development Plan, CDP)，始能成為歐盟成員國發展和採購計劃的方向；二、目前的規劃、開發和軍事採購流程過於冗長且效率不張；三、缺乏財政資源和有效可用的資源。四、軍備項目缺乏政府之間的協調，由於各國迫切需求目標不同，要能夠降低成本，又要能提高武裝部隊的功能性甚難均衡。據此，「能力發展計劃」(CDP)是歐洲防衛署的「協調防衛年度審查」(CARD)中重要程序。以上幾點歐盟若是能夠透過EDF和PESCO的程序，積極努力因應上述幾項的挑戰，進而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軍備聯合開發和採購，對聯合投資項目，必能提高其效率、競爭力和戰略自主性。

德國在認知歐洲戰略自主的角色定

位後，對防衛領域的獨立行動能力，在短期內是無法實現的。儘管美國對跨大西洋關係和歐洲主權的爭議還在，但是德國社會輿論與歐洲多數國家，仍希望緩和或是加強跨大西洋的關係，德國政府也不斷朝向繁榮與和平穩定而努力，仍然朝向幾項重大步驟在進行，一、加強政府的基礎建設和內部整合而努力；二、得到歐盟進一步的發展與強化；三、建立與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結構。基此，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也堅持，德國會信守對北約盟國的承諾，逐年增加國防預算，公平分擔聯盟的費用，但預估要到2024年德國國防開支才達到國內生產總值所要求的1.2%。²⁵這也印證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強國論》(State-Building)中曾提到：「所有的國際組織面對迫在眉睫的安全危機時，都無法擺脫集體行動，但卻一事難成的問題。」²⁶

2020年中國大陸學者鄭榮春教授在其《德國發展報告(2020)—轉型中的德國》著作中，闡述德國在歐洲獨立防衛與北約的關係上，德國是謀求「雙軌戰略」，嘗試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推進歐洲的「戰略自主性」。所謂「雙軌戰略」：一、繼續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德國認為

24 European Council, "A New Strategic Agenda 2019-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9914/a=new=strategic-agenda-2019-2024-en.pdf>> (檢索日期；2021年5月1日)

25 Silvia Stober, "Zwei-Prozent-Ziel - wer hat's erfunden?," tagesschau.de, 4 March, 2019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verteidigungsausgaben-103.html>>. (檢索日期；2021年5月1日)

26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閻紀宇譯，《強國論》，〈State-Building〉(台北：中國郵報，2005年)，頁164。

跨大西洋關係不可或缺，不同於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所提出的北約「腦死論」；二、發展歐洲獨立防衛，尤其是擔當北約的另一支柱。²⁷自911恐怖事件之後，德國政府面對軍事作為都有其不同的選項，尤其是任何一個外交政策與涉外軍事作為，都必須透過聯邦國會的審議以及各種論壇、組織機構作全般評估與辯論，最後始能展開外交、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手段，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來形塑整體外交與安全的議題。因此，有限度的「戰略自主」是德國政府的政策導向，以爭取在國際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用與轉圜，因而建立起新國家形象。²⁸

一、協同組建歐洲軍隊

英國脫歐(Brexit)之後，歐盟推動「建軍」減少了一個內部掣肘，深化歐盟成員國對集體防衛的認識，因此，歐洲戰略自主的導向，促使德、法兩國在「建軍」上作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希望經過

深化歐盟防衛整合，來提高歐盟在安全事務中的主導權，並在此過程中強化自己的歐盟領導地位。但是受到國際戰略形勢發展，以及美國和北約外部因素的牽制，再加上歐盟自身複雜關係與協調等影響。因此，歐盟在戰略自主下的「建軍」之路並非一片坦途。²⁹前歐執會主席克勞德·榮克(Junker)更極力呼籲建立起一支歐洲軍隊，以因應來自俄羅斯或其他方面的威脅。³⁰德國政府明確表示，歐洲「建軍」主要是負責人道、維和、緊急應變等任務，如此機制成立的著眼點，是針對於這支快速反應部隊要能替代北約，特別是在美國不願介入歐洲危機之時，能夠自主擔負起維護與應變處理歐洲安全的責任。³¹

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退出了歐盟，倡議此案顯得更加迫切，因為英國當時對此動用了否決權，德、法兩國都希望能够成立專屬的歐洲部隊，負責歐洲境內的軍事任務，並能與北約聯軍在軍事任務

27 鄭榮春編，《德國發展報告(2020)—轉型中的德國》，〈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Germany-202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頁14。

28 沃夫岡·伯恩森(Wolfgang Bornsen)，谷瑞生、周美鳳、曾靜怡譯，《顯微鏡下的政治超人》(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頁201-203。

29 Ulrich Krotz and Joachild,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Issue August, 2018, pp.1-20.

30 Lorenz Hemicker, "Grüne Abgeordnete für Europaarmee," FAZ.NET, 23 March, 2015.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europaeische-union/junker-und-gruene-wollen-eine-europaarmee-statt-bundeswehr-13500259.html>>(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31 Bernard & Graefe, "Handbuch der Bundeswehr und d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 2008," (Bonn, 15 Juni, 2008) S.78-79. 德法兩國領袖的構想與呼籲並非第一次，歐洲部隊的構想最早於1949年北約與1952年的歐洲防衛共同體。從四〇年代至今，成立歐洲部隊的構想一直深受德法兩國支持；相對地也一直受到英國反對，即使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支持歐洲部隊的構想，但是他卻希望美軍能夠加入歐洲部隊。

上做出區隔。³² 基此，德國聯邦國防軍在執行任務與戰略目標上與北約有相當大的區隔，這是歐盟一再強調，惟有在北約選擇不參與歐洲維和任務時，歐盟才會組成部隊採取行動，就目前為止，歐洲的集體防衛仍然是以北約部隊為主要基礎。³³ 身為歐盟大國，德國聯邦政府因此改變其整個國家戰略規劃，持續與北約反應部隊合作和「北約準備倡議」(NATO Readiness Initiative, NRI)做出相當的貢獻，聯邦國防軍致力於從2022年到2024年再次增加兵員人數，2023年德國將再次承擔北約先頭的領導責任，擔任「高度聯合特遣部隊」(Very High Joint Readiness Task Force, VJTF)的主導者。³⁴ 由空中、陸地和海上部隊、特種部隊、支援單位組成，特遣部隊可在48到72小時內在全球範圍內投送到需要它的作戰區域。(圖4)

二、外交形勢的常與變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2005年11月上任至2021年下野，對外政策的環境變遷的確很大，也導致了在籌組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的過程當中產生了很大的困境，一些方案最後都必須由兩大黨達成協議才能底定。³⁵ 近年來國際情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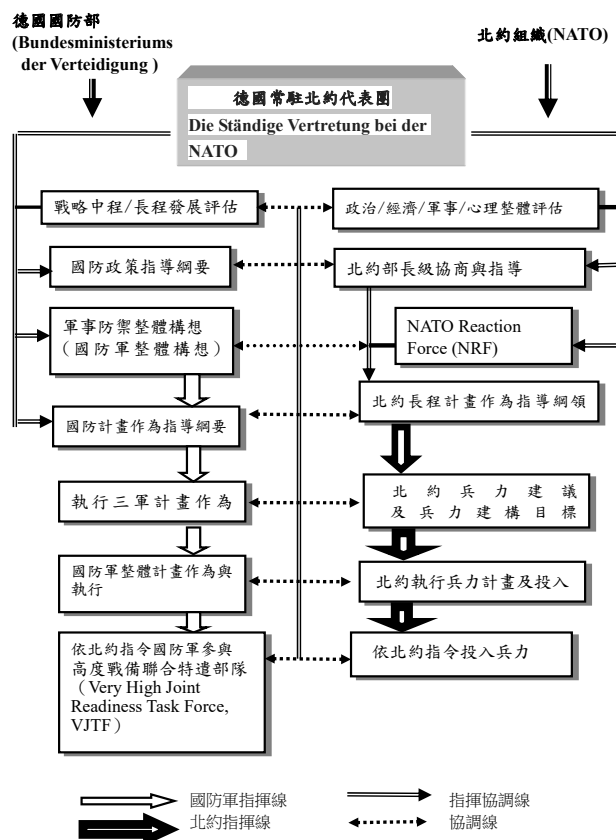


圖4 德國國防部與北約組織計畫作為關係構想圖

資料來源：龔隆生，〈從德國「精實戰略」看國防軍如何走出防禦面向世界〉，《空軍學術月刊》（2006年10月1日594期），頁5。參見Ulrich Cremer/Dieter S.Lutz，"Die Bundeswehr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VSA-Vlg, (Hamburg, 2000), S.72-88。餘筆者研究自行整理。

32 Ulrich Cremer/Dieter S.Lutz, "Die Bundeswehr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VSA-Vlg., Hamburg 2000, S. 23-24.

33 Bernard & Graefe, "Handbuch der Bundeswehr und d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 2008," (Bonn, 15 Juni, 2008), S. 35.

34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Lastenteilung bei NATO-Operationen," BMVg Bundeswehr (Produktionsnummer: 21E13701), 18 February. 2021. <https://www-bmvg-de.translate.goog/de/aktuelles/fruehjahrstreffen-nato-verteidigungsminister-5033008?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nui,sc>(檢索日期：2021年8月30日)

35 於下頁。

更加丕變，德國政府積極地建立國家形象並與鄰國建立良好的互動，積極採取「等距外交」(Isometric diplomacy)的政策，成為歐洲整合的主導策略；³⁶即便如此，前總理梅克爾也不斷地強調德、法兩國仍是歐盟的主導者，這些策略來增加自己的空間，正是外交政策的「常」勢。2020年1月11日，梅克爾訪問俄羅斯，這是自2014年克里米亞被吞併以來是德、俄兩國最為友好的一次訪問，這也顯見梅克爾政府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對人權的議題更為積極，堅持不再利用所謂的「外交歧見」(Diplomatic disagreement)來達到「內政的目標」(Domestic goals)，共同探討國際之間所存在的問題，提出良好的建言與意見，以期改善雙邊關係。據此，德國政府才要求聯邦國防軍在北約指引下，積極派遣兵力從事「維和」與「反恐任務」。即便是國防軍在執行阿富汗反恐任務時，社會輿論爭議不斷，既要考量駐防部隊所承受傷亡的風險，又要符合國際社會的期

待，這雙重顧慮突顯了德國政府決策者不能只專注「主權」與「反恐至上」為理由，而枉顧人權及生命的價值，當然更不得任意在高衝突地區進行獨立作戰，進而引發戰事擴大。因為德國的外交基本政策是堅持永不再現(Hever again)及永不孤立(Never alone)這兩大原則，這是德國在「軍事克制」中的「常」與「變」，在參與國際事務與維持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兩大動力中，取得有效的平衡。³⁷據此，德國外交政策概括擬出四個特徵：³⁸(一)持續堅持克制文化的意志；(二)明確忠實友邦的定位；(三)自我定位及將權力自我限制在多邊架構內；(四)堅持多邊主義的考量。從以上的德國戰略自主的著眼點觀之，可以明確看出德國政府的立場與方針，今後德國是不能，也不會再走向二戰前的德國，也不可能在世界中扮演一個窮兵黷武的軍事強國。新政府蕭茲(Olaf Scholz)上任之後，勢必也要經過多邊合作與協商才能夠展現這些「外交政策」的

35 Jon Shelton, "Germany: Merkel's 'grand coalition' faces array of new challenges," DW.COM, 29 December, 2019. <<https://www.dw.com/en/germany-merkels-grand-coalition-faces-array-of-new-challenges/a-51827518>>(檢索日期；2021年5月15日)

36 Gisela Hendriks, "The Franco-German Axi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Edward Elgar, 29 December, 2000. <<https://www.e-elgar.com/shop/gbp/the-franco-german-axis-in-european-integration-9781858983608.html>>(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37 Martina Kolanoski, "Die Entsendung der Bundeswehr ins Ausland zur Fuktion des Parlamnts vorbehalt im Kontext politischer Verpflichtungen, Welt Trends Thesis, Band 9, "(2010),Universitats verlag Potsdam 2010, S. 63-64. <<http://www.bundeswehr.de/news/reden/reden-minister/nato-defense-collegel.html>>.(檢索日期：2021年4月25日)。德國在參與國外軍事部署時，可以根據歐盟有關條約中『國家限制』的原則，即根據本國利益原則，在部署時間、地點上作選擇。

38 Auswartiges Amt, "Grundprinzipien deutscher Aussenpolitik,"10 September, 2019,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themen/grundprinzipien/216474>>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成果，獲得人民之信賴，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持，這是德國政府克制文化中的「變」勢。³⁹

綜上論述，戰略自主從多元領域到「超國家」戰略的發展，隨著現今國際環境的多元複雜，區域聯盟國際事務的繁瑣，戰略意涵也不斷擴大其廣度與深度，而且研究的領域也會超越軍事與非軍事層面。歐洲戰略自主的條件，端看國防軍積極行動意願和能力與否，以及國內外環境如何變遷來決定，從德國戰後至今整體外交政策上來觀察，可以認識到德國人民心理既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成為世界的強國，但又畏懼要過度負起國際的責任，這種相互矛盾的想法，在克制文化中的「常勢」與「變勢」中要如何去選擇，也是許多西方戰略學家評論德國，一方選擇多邊主義，而另一方又反軍國主義兩者之間矛盾的心理是一樣。在今日國際社會中，德國的角色定位都必須要拿捏得宜，「過」與「不及」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安與質疑。

聯邦國防軍整體功能與實際

「戰爭」二字，正如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茲(Carl Maria von Clausewitz)所說：「戰爭是激情、仇恨、理性、偶然性、可能性之間所重疊出來的一種危險而

動盪的關係」。⁴⁰環顧世局，恐怖主義不斷滲入歐洲各大城市，烏克蘭軍事危機不斷在擴大，歐洲公民的不確定性和恐懼感也相形在擴大，這也對歐盟、北約聯盟機構的功能與信心產生了質疑，也影響歐盟的行動與整合的能力。在跨大西洋關係中，德國正面臨全新、未知的不確定性，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難以預測，對歐洲國家一些政策也變得更加苛求，因此德國政府自知不能再完全依賴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掌握，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變化下，以及安全政策日益複雜與挑戰的背景下，德國政府必須要找到自己的出路，期使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能夠肩負起鞏固歐盟凝聚力、保障歐洲安全與穩定的特殊責任。

「國家理論」(State theory)中所謂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國家」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因為國家較其他次體系擁有更多追求自主性的條件。儘管如此，歐盟成員國對該區域的投資意願仍然很低，這意味著歐盟國家無法彌合該區域不斷擴大的能力差距。雖然德國政府曾明確承諾在軍事投資建設要實現達到GDP的2%的目標，⁴¹也迫切需要歐洲成員國之間能有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國家形象決定了一個國家所處的國際輿論環境，以及國家生存發

39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German Studies 2009), pp. 30-32.

40 紐先鍾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台北：軍事譯粹社，1981)，頁43-44。

41 於下頁。

展空間是息息相關的，最終對國家利益的實現，才是最後的戰略目標。

歐洲在安全和防衛上並非意味要與北約背道而馳，相反地北約仍然是歐盟防衛的核心；因此，德國和北約夥伴必須要能夠在安全方面要進行更多的投資與合作，但是，這些都需要有具體的合作項目，審視德、法兩國軍備合作的潛力，都是資金投資較為龐大的項目，因此德國與其歐洲夥伴之間加強軍工業合作，在政治共識上能夠獲得多面向妥協與合作，始能促成此一戰略目標。事實上，歐盟新技術在國防體系軍民兩者中，要求成員國不僅要創新和研發上投入更多的防衛資金，自2016年以來歐盟推展了多項重要措施，旨在強化「歐洲國防技術和工業基地」(European Defens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EDTIB)，「新興顛覆性技術」(Emerg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DT)，從人工智能(AI)、大數據、自主系統、超音速武器等，成為如何強化歐盟安全領域上的戰略自主的核心，也能從國防

尖端科技中獲得利益，期使在多極與充滿挑戰的全球化中實現戰略自主權。⁴²

因此，在國防與經濟相輔相成之下，新興顛覆性技術(EDT)也是對大西洋聯盟結合的一部分，在「北約新戰略概念」(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之前，⁴³這些EDT能夠發揮重要的功能作用，因此歐盟與北約之間相互合作，與美國、英國的伙伴關係都是一項重要的戰略目標。⁴⁴相對的EDT其本身複雜性，對《歐洲戰略指南》(European Strategy Guide)也面臨了挑戰，2020年COVID19肆虐全球，造成全球大流行，相形之下也影響到歐洲各國國防的開支和投資，但德國有鑑於長期後果以及整個歐盟債務急劇的增加，並不排除未來幾年會縮減國防的開支，這種情況必會阻礙國防科技領域達到戰略自主權。

在多極化的當下，戰略指南計劃將於2022年上半年完成，它是積極推動戰略自主的重要貢獻之一。⁴⁵基於共同的威脅分析，該過程應為歐盟安全和國防政策定

41 Chris Bowlby, "Deutschland: Ein widerstrebender Militärgigant?," BBC-Radio, 12 June 2017,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0244507>>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42 有關戰略自主權和國防領域的全面反思，請參閱Ester Sabatino等人，〈尋求歐洲戰略自主權--集體反思〉，Documenti IAI，第 20/22 期(2020 年12月)，<<https://www.iai.it/en/node/12534>>(檢索日期：2022年1月10日)

43 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 LibGuide, "Strategic Concepts, " 29 Nov, 2021. <https://www-nato-int.translate.goog/cps/en/natohq/topics_56626.htm?_x_tr_sl=en&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2年1月10日)

44 Auswärtiges Amt, "Analyse und Empfehlungen der vom NATO-Generalsekretär eingesetzten Reflexionsgruppe, " 2 December, 2020.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translate.goog/de/aussenpolitik/internationale-organisationen/nato/-/2422690?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2年1月10日)

45 於下頁。

義明確且可實現的目標。在此過程中，戰略指南透過成員國為實現具體目標而共同努力，也為正在進行的歐盟防務計劃提供動力和指導，例如PESCO和EDF，這些技術將對戰略指南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諸如危機管理、復原力、生產能力的合作。德國政府若要增加其外交的影響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順勢強化自己的角色與理念，來維持與歐盟國家及美國良好的關係，如此才能增加德國在其它區域的活動空間，以強化其在外交上整體的實力，因此，德國力圖維護有效多邊主義，就必須積極的妥協、政治談判、與政治合作。⁴⁶

根據德國《基本法》第26條規定，國防軍純粹是一支防衛的軍隊，是禁止主動發動攻擊性的戰爭。⁴⁷2001年1月29日聯邦國防部公布「國防軍轉型計畫」細則，乃基於經濟效益與效率考慮外，改變過去50年來完全針對防範蘇聯與東歐入侵為主的「國土防衛」戰略，轉變為有效執

行國際維和任務的機動化部隊。2016年的「國防白皮書」之中，闡述的很明確，尤其是針對德國整體兵力結構改革與強化國防科技，都是德國軍事轉型作為的核心之一。⁴⁸此項思維的改變，在聯邦國防軍經歷了1991、1996年兩次大規模精簡整編，2006年又進行了最大一次軍事改革，2011年再進行第二階段的改革計畫，2021年6月到達18餘萬人的三軍部隊，以執行預防「危機反應」(Crisis action)與「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的政策主張為主要任務，積極參與國際維和、人道救援、反恐等作為。⁴⁹(表1)

盱衡當前局勢，恐怖戰爭、內戰、貿易衝突和軍備競賽、及大規模難民潮，威脅著世界和平。作為一個跨大西洋國家，希望歐洲發展戰略自主，德、法兩國的共識至關重要，尤其是在英國脫歐之後，歐洲想要為日後的威脅和衝突做好準備，並強化歐洲的整合，就必須將擱置已

45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Der strategische Kompass kurz erklärt: Für eine handlungsfähige EU," BMVg, 12 May 2021. <https://www-bmv-g.de.translate.google.de/mediathek/strategischer-kompass-handlungsfahige-eu-4509016?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2年1月10日)

46 Dieter Dettke, "Germany Says "No": The Iraq War and the Future of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09, pp. 45-56.

47 Dieter Weingärtner, "Rechtliche Grundlagen deutscher Verteidigungspolitik,"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pb), 1 May, 2015. <https://www-bpb-de.translate.google.de/politik/grundfragen/deutsche-verteidigungspolitik/199281/wehrrecht?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2年1月16日)。德國和平時期軍隊的命令和指揮權是屬於德國聯邦國防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戰時防衛時期則屬於聯邦總理(Bundeskanzler)。

48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Weisebuch 201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utschland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 S. 40-50.

49 Thomas Darnstadt, "Der globale Polizeistaat: Terrorangst, Sicherheitswahn und das Ende unserer Freiheiten," von Goldmann Verlag (Taschenbuch - 20. September 2010), S. 35-37.

表1 德國聯邦國防軍軍力概要表

德國聯邦國防軍軍力概要	
陸軍	陸軍擁有6個聯合軍區指揮部及其部隊，1個獨立指揮部，1個獨立師指揮部，1個專門的師指揮部，21個戰鬥旅，1個航空機械化旅，27個專區防衛指揮部以及4個戰時加強旅
海軍	15艘護衛艦、15艘反潛快艇(取代143和143A型快速攻擊艦)、6艘潛艇、20艘掃雷艦、10架海上巡邏飛機、一個海上戰鬥轟炸機聯隊。該聯隊包括46架“旋風”式戰鬥機、38架直升機和10艘主要補給船
空軍	空軍將繼續部署10個作戰飛機聯隊、6個地對空導彈連、3個運輸機聯隊、2個雷達控制部隊以及2個信號團
快反部隊	5個旅被指定為危機反應部隊：第31空降旅、第37輕步兵旅、1個空運機動旅、第21裝甲旅和第12裝甲旅抽調的人員組建的1個裝甲步兵旅。

資料來源：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Bericht zum Stand der Neuausrichtung der Bundeswehr," 8 March ,2013, S.65.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Die Bundeswehr auf einen Blick," BMVg. <<https://www-bundeswehrentdecken-de.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sl=de&tl=zh-TW&hl=zh-TW&pt=sc>>(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參見陸巍，《德國聯邦國防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9年)，頁2-141。餘本研究自行整理

久的整體防衛佈局紮實實現。據此，德國國防軍從集體防衛的戰略概念下，須從以下幾項重點來改變：⁵⁰

(一)在軍事戰略思想方面，從冷戰時期主要針對蘇聯、華約組織的「前沿防禦」，轉變為應對各種危機為主的「全方位防禦」。

(二)在軍事部署方面，由過去的「前沿部署體系」轉為「平衡兵力部署」。

(三)在作戰方針上，由過去對付可能在德國本土發生的大規模戰爭，轉而應變在歐洲及其邊緣地區可能發生的局部衝突。

綜合以上論述，德國在未來若要主導整個歐洲，就必須站在一定的高度來看待自己與世界互動的關係，尤其是與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等強國維繫良好的關係，因為就國際體系的脈動而言，即便是德國想要在歐盟體系內畫地自限作自己的主人，除非是已在歐盟機構內已設立了特別的合作渠道 (Cooperation channel)與主導的能力，德國政府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的「常」與「變」就必須拿捏得宜，才不會不自覺地走到孤立無援的境地。

聯邦國防軍對戰略自主的執行與驗證

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怖主義肆虐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下，現實環境都讓德國聯邦政府必須嚴正以待，謹言慎行，持續履行其所承諾的國家安全利益與政治目標，這些都影響德國的政治作為，也都必須在國會進行討論和決定。⁵¹德國雖不是歐盟的霸主，但對許多成員國來說，它卻是一個象徵歐盟領頭的國家。因此，假若沒有德國的引導與貢獻，歐洲戰略自主的倡議是難以實現

50 Peter Imbusch und Ralf Zoll,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Eine Einführung, " von Vs Verlag (Broschiert - 14 Januar. 2010), S. 35-46. <<http://www.bmvg.de/portal/a/bmvg/kcxml/04-Sj9SPykssy0xPLMnMz0vM0Y-QjzKL>>(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51 於下頁。

的。客觀的說，德國和歐洲政治上對於戰略自主的概念討論，有其各自不同的觀點，對於這關鍵問題並非所有成員國都能接受。從第一個面向來看，將「歐洲戰略自主化」作為歐盟重要的架構，其外交和安全政策採取一致行動的能力是極為困難的，因為以英、法兩國的認知與作法，要能夠展現一個更加自治的歐洲，是需要很長一段的時間來謀合。第二個面向，它涉及了戰略科技和資源整合的問題，這必須在各個行動領域上有所自主權；但焦點還在於歐洲區域本身的脆弱性及其處理衝突的能力，尤其是在捍衛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國際秩序至為明顯，這其中包括了防衛和作戰能力，以及必要的軍工產業基礎、武裝部隊的威懾、經濟實力、外交政策和解決國內衝突的能力。

德國政府為了能夠確實踐2014年所訂定的安全政策，因而德國國防軍在面對不斷發展歐洲防衛的核心PESCO下，每年都會進行一次評估，這也是基於國家執行計劃(NIP)，以顯現成員國承諾其在執

行項目上的進展，而這些機構對武裝部隊擁有完全的主控權，迄今為止歐洲防衛已經確定有47項的永久結構合作項目。⁵²因此在決策機制中，這些合作項目是有助於彌補歐洲防衛局在「能力發展計劃」(Capacity Development Plan, CDP)中的科技差距，以強化歐盟的實踐能力；其範圍包括制空、制海的作戰能力，再到建立災難控制中心，其中還包括建立起快速反應部隊以及網路作戰系統開發等，都是其規範的項目。

實際而論，在PESCO每一個項目中，都有一個常設結構合作的負責協調，其成員國可以在行動和任務中共同推展。⁵³所以德國國防軍所協議6個PESCO永久結構化合作項目中，⁵⁴如建立「歐洲區域的醫療司令部」(European Medical Command, EMC)、「歐盟訓練任務中心」(European Union Training Mission Competence Centre, EU TMCC)、成立「危機響應行動核心」(EUFOR Crisis Response Operation Core, EUFOR

51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Rede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zur Eröffnung der Berlin Security Conference," BMVg, 27 November, 2018. <<https://www.bmvg.de/de/aktuelles/rede-der-verteidigungsministerin-zur-eroeffnung-der-berlin-security-conference-29326>>(檢索日期：2021年3月1日)

52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PESCO〉, BMVg, 11 December, 2017. <<https://www.bmvg.de/de/themen/gsvp-sicherheits-verteidigungspolitik-eu/pesco>>.(檢索日期：2021年3月14日)成員由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代表，歐洲防衛署(EDA)、歐洲對外行動服務處(EEAS)、歐盟軍事參謀部(EUMS)每年進行評估。由EDA歐洲防衛局，歐洲對外行動服務局(EEAS)和歐盟歐洲聯盟軍事人員(EUMS)的代表組成。

53 "Notification on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PESCO) to the Council and to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1511/171113-pesco-notification.pdf>>.(檢索日期：2021年4月25日)

54 於下頁。

CROC)，此外，德國政府還協調改善地理資訊中心提供，「地理氣象和海洋學支持協調元素」(Geo-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GeoMETOC) Support Coordination Element (GMSCE)用於任務和操作，以及為Euro無人機的操作和合作，並針對網路與成員國建立起一個「歐盟軍事夥伴關係」(EU Military Partnership, EU MilPart)，以便能夠迅速運送物資與部隊機動，這些都是提昇快速反應能力，因此，從多面向來看歐盟與北約這兩個組織之間並不存在競爭，而是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至於其他項目則是加強陸地和海上的軍事能力，尤其是國防軍已經建立了「網路與資訊領域協調中心」(Cyber and Information Domain Coordination Center, CIDCC)的協調機制，以改善情報資訊交換以及歐盟網路的事務。PESCO使歐盟成員國在安全防衛領域的工作更加緊密地結合，並發展共同的防衛能力，以及投資合作項目來提高戰備。⁵⁵

911事件之後，不但啟動了北約集體防衛的機制，也促使歐洲各國極欲建立歐洲快反部隊的構想。2011年5月前國防部長梅傑(Thomas de Maiziere)在新「國

防政策指導方針」(Verteidigung Planen Richtlinie, VPR)(圖5)執行前，在聯邦議院強調，未來聯邦國防軍所執行國家戰略使命和任務，都將持續地朝向這個方向審議與改革，這是聯邦國防軍一個基礎概念，也是後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⁵⁶所謂「國防軍概念」就是一個核心價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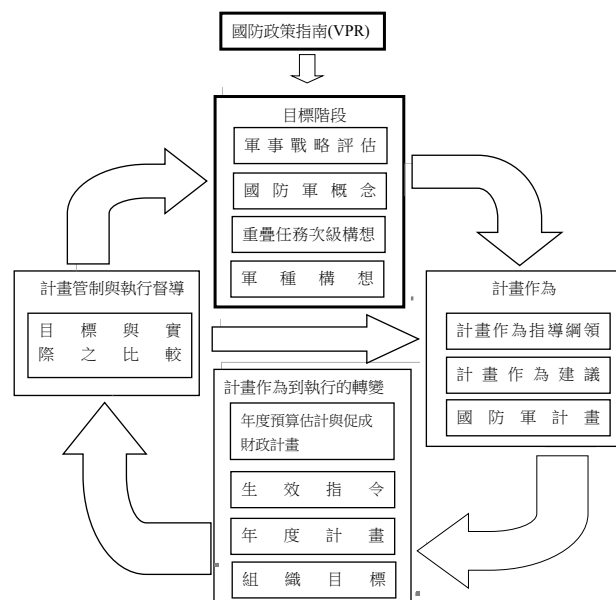


圖5 德國國防部兵力計畫輪環圖

資料來源：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ericht zum Stand der Neuausrichtung der Bundeswehr," 8 Mai 2013, S.11-17. 參卓鈺先鍾譯，Michael Mayer-sac著，「九〇年代德國兵力計畫作為」(國防譯粹：台北，第17卷第4期)，1990年。餘筆者研究整理

54 Bundeswehr, "PESCO", BMVg, 11 Dezember 2017, <https://www-bmvg-de.translate.goog/de/themen/gsvp-sicherheits-verteidigungspolitik-eu/pesco?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1年1月15日)在布魯塞爾會議中，歐盟理事會批准了13個PESCO永久結構化合作的項目，以加強歐洲的防衛能力。5個項目側重於包括在網絡防衛，戰術，醫療支援以及化學，生物，放射和核威脅方面的訓練。

55 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CSDP)的不斷深化，支持了歐洲聯盟進一步的發展。25個歐盟成員國參加了PESCO永久結構化合作。

56 於下頁。

後才能強化快速反應部隊的功能。身為歐盟與北約的雙重身分的德國，不斷在對世界證明自己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以證實其是一個努力維護和平、消弭世界的恐怖威脅、促進民主人權、以及持續發展合作安全的國家。據此，國防軍在轉型的戰略目標上，就是以長期維護和平與提升戰力，並希望在多國聯合作戰環境當中，具備堅實的持續戰力，在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兩個面向上能夠兼容並具在探討防衛概念時，均優先提升快速反應部隊以因應國際危機，尤其是以反恐危機的處理，作為防衛安全政策的主要項目之一。⁵⁷目前國防軍在國際之間所執行的大多是「維和」、「人道救援」抑或是「反恐怖主義」的任務；2010年國防軍參與了阿富汗戰爭，11年後的今日，於2021年3月撤軍，這是聯邦國防軍在國際社會中所做出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展現，但它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⁵⁸

堅守「國土防衛」的基本戰略，並恪遵德國基本法的規定，不增派部隊

到海外執行「攻擊性任務」(Aggressive mission)，這是德國防務最高決策，明確表明參與海外軍事行動的力度，⁵⁹2016年德國政府再次發表國防白皮書，除闡述聯邦德國的國防政策，也強調國防軍日後必須恪遵以下幾點任務執行：⁶⁰

(一)捍衛德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保護其公民；

(二)抵禦外部的威脅為國家和社會的能力做出貢獻；

(三)支持和確保德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行動能力；

(四)與合作夥伴和盟友為開放的社會及自由安全一起防衛；

(五)為世界貿易和供應路線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做出貢獻；

(六)保衛盟友，並保護他們的公民；

(七)在國際規定範圍內促進安全與穩定。

德國政府在建立高科技能力的唯一途徑，就是明確選擇戰略指導：必須保護自己免於遭受哪些威脅，2021年前國

56 Andreas Dietz von Mohr Siebeck, "Rechtliche Sicherungen der Entscheidungsgewalt über Krieg und Frieden zwischen Politik und Militär," (Gebundene Ausgabe -Oktober 2011), S. 45-60.

57 Thomas Darnstadt, "Der globale Polizeistaat: Terrorangst, Sicherheitswahn und das Ende unserer Freiheiten," von Goldmann Verlag (Taschenbuch - September 20. 2010), S. 70-79.

58 Peter Carstens& Christian Meier, "Wer verteidigt jetzt unsere Sicherheit am Hindukusch?, " FAZ.NET, 26 Dezember ,2018 .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bundeswehr-in-afghanistan-ohne-amerikas-schutz-wehrlos-15957588.html>>(檢索日期：2021年4月6日)

59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German Studies2009), pp. 50-60.

60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Grundlage deutscher Sicherheitspolitik," Weisbuch 2016, S. 21.

防部長卡普蘭·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和聯邦國防軍監察長艾伯哈德·佐恩(Eberhard Zorn)共同概述了武裝部隊適應新挑戰的方式。並強調國防軍必須強化幾點基本戰力：⁶¹

(一)武裝部隊全面實現現代化與技術改革的能力；

(二)整補軍備的空檔；

(三)強化精簡、實用、更有彈性的軍事結構；

(四)軍事指揮機構、採購和組織，能夠縮短在國防部中的流程更快；

(五)將國際責任投入到有意義的地方。

2021年5月，國防部發布未來聯邦國防軍的要點，從武裝部隊的能力、結構和戰備發展提出具體建議。國防部長卡普蘭(Karrenbauer)和佐恩(Zorn)宣布，從2022年到2024年，德國聯邦國防軍在支援北約快速反應部隊(NATO Response Force, NRF)約13,600名士兵與2019年(約10,000)相比增加了70%，國防軍將再次為北約反應部隊做出重大貢獻，這其中包括醫療

服務、後勤等支援部隊。⁶²尤其是醫療救護也為NRF有所貢獻，其中醫療提供兩個醫療單位部署，一個用於VTJF，一個用於國家支援部隊。2019年COVID-19大流行期間，此種情勢下相關醫護人員也進行前置準備與培訓，在緊急狀況下可用於聯盟防衛以及全球範圍內國際危機處理。現今德國最高目標就是力圖將聯邦國防軍建設成為一支反應快、機動強、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能夠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現代化軍隊，不論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上，除了提升國家防護能力和遠距精準打擊戰力外，也能夠持續配合國際社會的需求，積極參與國際軍事行動，來執行「預防國際衝突」、「解決國際危機」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多面向的任務，這才是決定21世紀的國防軍轉型成功與否最主要的關鍵。⁶³

在當今全球化的競爭力下，不論是在經濟市場、國際規則、國家價值觀與影響力下，在可預見未來的德國蕭茲(Olaf Scholz)的新政府，勢必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來維護和平，捍衛自由，深化價值觀。

61 T. Wiegold, "Positionspapier von AKK und GI: Planung für die , Bundeswehr der Zukunft," Augen geradeaus, 9 February, 2021, <https://augengeradeaus-net.translate.google.com/2021/02/positionspapier-von-akk-und-gi-planung-fuer-die-bundeswehr-der-zukunft/comment-page-1/?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1年4月6日)

62 Carl Schulze, "Glaubwürdige Abschreckung, wirksame Verteidigung: NATO Response Force," Bundeswehr, 22 July, 2021. <https://www.bundeswehr.de.translate.google.com/de/aktuelles/meldungen/wirksame-verteidigung-nato-response-force-5202746?_x_tr_sl=de&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9日)

63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Grundlage deutscher Sicherheitspolitik," Deutschland Weisbuch 2016, S. 21. <<https://www.bmvg.de/de/themen/dossiers/weissbuch>>(檢索日期：2021年3月29日)

德國人民更應該自知，要使自己的國家成為一個主動積極、善盡責任的世界強國，就必須要有所付出，這應是兼顧到整個國際社會與德國人民自己本身的願望與國家形象。

結 論

就理論上來說歐洲戰略自主的深化，是歐洲國家整體的共識，2021年12月梅克爾政府已走入謝幕，從聯邦政府的作為與社會輿論兩相對照下，在針對國家邁向強權認知上的差距，就不難發現執行國家整體戰略目標與軍事轉型面向的需求，是必須要能夠相輔相成的。即便是歐洲許多的學者與學術團體，並不看好未來的自主功能。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歐盟未來獨立防衛與戰略自主的議題，已經被歐洲理事會列為2019-2024年優先執行事項。德國政府深知，對一個不具備核武軍事型態的國家而言，似乎是很難成為軍事或政治大國，這也影響到自己在國際空間的話語權，尤其是深切受到戰敗國的「軍事克制」，因此，「常」與「變」，「過」與「不及」，都必須要兼容並具，均衡有道。因為從「戰爭與和平」的論點來看，德國的「常」勢與國際現實環境的「變」勢，戰後德國政治與文化的發展，確實很難成為一個新興的軍事強權；這對歐洲或是對德國本身而言，就歷史軌跡來看，「和平」二字一直以來都是以「赤字」表現，非常地欠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未來德國政府的政策：一、是絕對不

會單獨進行戰爭；二，不會從德國發起戰爭；第三，絕不會讓奧斯維茲集中營(Auschwitz)的歷史再次重演。

由於歐洲整體戰略的改變，德國在所謂有限度的戰略自主的條件下，今日的聯邦國防軍在集體防衛上，勢必要以全新的「軍事戰略觀點」(Military Strategic point of view)與「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作為主導，執行整個國家防衛的軍事轉型與決策，這也就是意味著未來的德國國防軍，不管是主力防衛部隊或是快速反應部隊，都必須在整體戰略規畫下，配合北約抑或是歐盟的聯盟機制下，「第一擊」時就必須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在這個大前提之下，軍事轉型與軍事作為才能獲得全民與聯邦議會的支持，最後的勝利結果也才能奏功。所以當前德國對歐洲安全能否有重大的貢獻，不論是在質、量上的任何改變，必然會反應到東西方情勢和聯盟之間的關係。從CFDP演進到EUGS，再到PESCO的檢驗當中，可以得知決定德國軍力未來發展途徑的各項資源中，人力資源與財力的累積都很重要，順應時勢與潮流的轉型，總要比政策遲滯不前要來的理想，這就是政治文化與實際驗證的結果，在兩相權衡之下，取一個勝算利益最大的公約數。

21世紀的德國，所承擔的是極為艱困的國際責任，德國聯邦政府必須在「戰略自主」、「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的作為中，在有限財力和人力資源之間，取得有效平衡、協調與合作，始能順應時

勢展現出大國之風，雖不必然要以核武來嚇阻展現威望，但現在的德國在整個歐洲已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尤其是經濟優勢的主導權，特別是德國已擔任過G20主席，在全球化下的政治氛圍當中，已塑造出能夠克服當前多方危機的領袖，也為歐洲EUGS上做出穩定的貢獻；因為聯邦國防軍在整體戰略作為上已有所轉變，「量少質精、快速反應」的防衛武力上更能積極有效。因此，德國更有資格向歐盟成員國提出其整體戰略與整個歐洲安全的軍事戰略構想，積極地與北約、歐洲、美洲等友邦加強合作，以確保德國國家戰略目標「和平」、「自由」與「獨立」。

在現今21世紀的國際體系裡，正處於全球化與區域化重組的過程，嚴格說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得以倖免，身為歐陸的雙頭馬車之一，基於國際間日益增多的互動與安全考量下，德國聯邦政府更應不斷強化經濟整合與落實集體安全防衛的概念，才是德國聯邦政府必須嚴謹面對的課題。因此，未來惟有透過合作、互信以及共識的發揮，才能面對國際政治的挑戰，在「常」勢與「變」勢的智慧展現下兼容並蓄，才能積極地擺脫「經濟巨人，政治侏儒、軍事冷感、心理矛盾」的國際形象，進而才能形塑成為歐洲區域安全的穩固磐石。

參考文獻

- 一、陳一新，2001/8。〈美國新世紀全球大戰略的構想與展望〉，《全球防衛雜誌》，第204期，頁9。
- 二、連玉如，2003。《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新德國問題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三、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李澤譯，2019。《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四、鈕先鍾譯，1981。《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台北：軍事譯粹社。
- 五、翁明賢、常漢青合著，2019。《兵棋推演—意涵、模式與操作》。台北：五南出版。
- 六、鄭榮春，2020。《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0)—轉型中的德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七、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閻紀宇譯，2005。《強國論》，〈State-Building〉。台北：中國郵報。
- 八、沃夫岡·伯恩森(Wolfgang Bornsen)，谷瑞生、周美鳳、曾靜怡譯，2009。《顯微鏡下的政治超人》。台北：允晨文化。
- 九、陸巍，2019。《德國聯邦國防軍》。北京：時事出版社。
- 十、米夏靄·麥雅沙可(Michael Mayer-sac)著，鈕先鍾譯，1990/4。〈九〇年代德國兵力計畫作為〉《國防譯粹》，第17卷第4期，頁22-23。
- 十一、B. h. Liddell Hart，鈕先鍾譯，

- 1996。《戰略論：間接路線》〈Strategy Theory: Indirect Route〉。台北：麥田出版社。
- 十二、Beaufre, Andre , 1967.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十三、Miskimmon, Alister, 2009.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German Studies.
- 十四、Andreas, Dietz von Mohr Siebeck, 2011. Rechtliche Sicherungen der Entscheidungsgewalt über Krieg und Frieden zwischen Politik und Militär, Gebundene Ausgabe -Oktober.
- 十五、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16. Grundlage deutscher Sicherheitspolitik, Deutschland Weisbuch.
- 十六、Bernard & Graefe, 2008. Handbuch der Bundeswehr und d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 ,Bonn:15 Juni.
- 十七、Dettke,Dieter , 2009. Germany Says "No": The Iraq War and the Future of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p. 45-56.
- 十八、Schwarz ,Hans-Peter , 2017. Die neue Volkerwanderung nach Europa, DVA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unchen), S. 23-24.
- 十九、Kolanoski, Martina , 2010. Die Entsendung der Bundeswehr ins Ausland zur Fuktion des Parlamnts vorbehalts im Kontext politischer Verpflichtungen, Welt Trends Thesis, Band 9, " , Potsdam : Universitats verlag , S. 63-64.
- 二十、Kolanoski, Peter und Zoll, Ralf, 2010.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Eine Einfuhrung, von Vs Verlag (Broschiert - 14 Januar), S. 35-46.
- 廿一、Darnstadt,Thomas , 2010. Der globale Polizeistaat: Terrorangst, Sicherheitswahn und das Ende unserer Freiheiten, von Goldmann Verlag September 20, S. 70-79.
- 廿二、Krotz, Urich and Joachild,2018.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Joural of European Pulic Policy, vol.25, Issue August, pp .1-20.
- 廿三、Cremer ,Ulrich/Lutz , Dieter S., 2000. Die Bundeswehr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VSA-Vlg, Hamburg, S. 23-24.

作者簡介

龔隆生先生，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國防大學德文班。現任陸軍專科學校、苗栗仁德護理專校兼任講師。